

金門初馬，海闊天空

作者：Pamela

(本文榮獲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者自立更生創業協會第一屆生命故事金筆獎評審團特別獎)

這一條路，我以為到不了所謂的終點。

「Pamela，我看到 Alan 與 Grace 了，他們在終點等我們，剩 30 公尺，我們衝回去，好嗎？」阿寶激動地大叫。我手中緊緊抓住的陪跑繩，傳來的是她身體的顫抖。

42.195 公里的路，終於只剩這一段了。

我什麼都看不見，只知道用力抓住陪跑繩，頭也不回地，向前。奮戰近六時三刻了，經過我身邊的，已不是開跑時的擁擠人群。一陣又一陣，是寒冬裡，金門的風，冷得徹骨。我用盡力氣，想辦法抬起酸痛到爆炸、肌肉僵硬的雙腿。強烈的情緒，在意識漸漸快模糊時蠢蠢欲動。我的眼淚也好似萬事具備，只等出場的時機。

「Pamela，我們到了，我們到了，我們跑完了，真的跑完了，我們一起跑完全馬了！你相信嗎？我們一起跑完了我們的初馬！」阿寶的聲音已經不是大叫，是尖叫的等級了。

複雜的情緒排山倒海而來；交錯的回憶翻箱倒櫃湧出，我分不清現在與過去，只知道滿滿的淚水在眼眶。擁抱著我、給我溫暖的人，是我的陪跑員——阿寶。

所有的傷痛、不安、焦慮，終於過去了！

一切，都劃下了句點。

誰，願意陪著你經歷痛苦，與你分享一起前進的快樂與感動？

「Pamela，你好，我是阿寶。我是你萬金石馬拉松 14k 組的視障陪跑員。我是第 18 期結訓的喔！去年，無意間在臉書看到信義團徵求陪跑員的消息。我想，透過一條繩子就可以幫助人，很有意義。剛好也想找伴一起跑步，便接受了陪跑員

的訓練。平常都在信義團陪跑，偶爾會到台大來跑。因為比賽要到了，所以想說來台大跟你練跑看看。聽說你跑很快，但我是慢慢腳，希望你別介意喔！」2016年的早春傍晚，我初見阿寶。她話一出，我就知道阿寶不是台灣人，她的國語帶著分明的廣東腔。後來，我才知道阿寶是香港人，任某公司經理一職。當時，已受傷的我，正考慮棄賽，阿寶的出現改變了我的主意。可是，萬萬沒想到，萬金石的相遇，竟為金門初馬揭開了序曲。

痛，到底多深？我以為我好了，但悲傷不接受，總在夜裡，流淚。

本來是要跑半馬，但這組太搶手，跟五月天演唱會門票一樣熱門。那天下午2點，所有的人都守在電腦前等著開放報名時間一到，就立馬登入搶名額。我的視障路跑協會在有限時間內，抓不到半馬的邊，索性先拿下全馬的名額，想說如果我跟阿寶不要，再退。短短時間內，我需要為自己決定，這意外的金門初馬，要或不要？阿寶也一樣。

當時，我連一場半馬都沒跑過，最長的賽事距離是萬金石的14k。我，跑齡3年，一週跑2~3天距離8~10k。全馬，是什麼樣的世界，我毫無頭緒，只知道很多優秀的跑者為了自己的初馬，都得準備許久才上場。那個下午，我焦慮得不知該如何是好，看阿寶回我的line，感覺她也很不安。

六神無主的我，打電話向沈教練求助。教練從年輕跑到近七十古稀之齡，又常帶選手比賽，平常也帶我練跑，一定清楚我的狀態。他一句話：「七小時關門，你沒問題啦！去跑。」我聽話。後來，阿寶也接受挑戰了。

就這樣，我們兩個所謂不知死活的菜鳥要去跑初馬的消息便在跑團裡傳開了。陪跑員與視障者，一起跑各自的初馬，前所未見。大家都說我們兩個真是有夠帶種，這樣也敢跑。我總是笑笑對大伙說，老天要我到金門跑初馬，我就去跑吧！一聲聲是稱讚我們有勇氣，一陣陣是講我們太魯莽。這些談話裡，看不見的是我與阿寶對自己、對別人的深深焦慮感。全程馬拉松的42.195公里，是我不知所措的情緒所無限延伸的跑道。

那一夜的悲傷，總悄然靠近。等我發現時，已爬滿我全身。

阿寶呢？

「Pamela，謝謝你的邀請，我會盡力完成。你認識Alan吧！台大團很多視障朋友找他陪跑，也請他當教練。我們是以前的老同事。Alan要我每週傳跑步記錄給他

看，他說我要帶你跑初馬，跑量要到每月 150~200k，不然跑不完。如果我沒跑到他的要求，會罵人，很兇耶！」那次跟阿寶練貓空時，她告訴了我。

我們，很努力，想完成。

無奈，短時間內爆增的跑量，先掛的是我右腳的肌腱。金門初馬，已打亂了我所有的計畫，偏偏又不小心搞到自己跛腳。無路可退的我，頭皮一硬，咬著牙，撐完預定的比賽。跑完虎尾初次半馬那天，回到台北時，我的右腳肌腱已經腫起來了。吃了消炎藥、照了 X 光，開始每天復健，因為真正的硬仗才要到來。我受傷的事，始終沒跟阿寶說。

我掙扎著，想甩開那樣悲傷地沒有盡頭。但，無能為力。

「Pamela，你要買金門馬紀念衣嗎？我幫你訂。你知道嗎？我作夢夢到我帶著你從金門馬逃走了！哈哈！」我的陪跑員阿寶在臉書上對我說。

「阿寶，沒關係，你不要壓力太大，我們一起加油！跑不動，就用走的。我們一定沒問題的，要有信心！你半馬已經跑很多場了，能力絕對是肯定。我的話，教練也拍胸脯保證啦！ok 的啦，放鬆一些喔！哈哈。」我用臉書回了我的陪跑員。

其實，我很想放棄。

放棄，就不用承受這些。

身體的疼痛不耐，讓它們耍耍性子也就罷了。面對別人高度的肯定，不允許自己失敗的我，對自己的不確定太強烈，所以，期待反而是沉重的負擔。

我不時問自己難道不可以不要嗎？

我想起那一個靜靜流著淚、收起婚戒的自己。

終於，我想起 2014 年，他決定離開我的那個夜裡；那一個靜靜流著淚、收起婚戒的自己；那一年，下定決心，想要有個新開始的自己；那一晚，在宿舍，邊跑邊哭的自己；那一個 2015 年台北馬衝進終點、拿下分組第二，不一樣的自己。

那個自己，很特別！

我喜歡，這樣跑步後不一樣的自己。

2016 年結束前，我告訴了阿寶我受傷但還是想跑金門馬，即使被關門也無所謂的想法。沒想到，她也才說出，為了這初馬跑到足底肌膜炎的事。我們一直為目標共同奮鬥。感動之餘，兩個傻大姊，決定彼此就給它「拜卡」跑回終點。

金門馬這天凌晨，我才發現我帶錯跑鞋，出門時，天公下著很煩的雨。開跑前，老娘的生理期，竟不告而來！我曾想過，會不會跑到鮮血滿腿，轟轟烈烈地上新聞，還好姊姊在半馬處即時飛車送貨來止血。30k 果然撞牆了。之後，我真的累了。兩條腿，用輪流抽筋來抗議，我只得跑跑走走勉強維持前進的步調。停下，是舒服；不停，是痛苦。如果是你，停或不停？這些內心揪結萬分時，不變的是阿寶。

「Pamela，我們只剩 5 公里了！」阿寶興奮地對我說，她看到路旁的標示。我簡單回了幾句話，沒再搭腔。已用盡的體力、過度操勞的身軀，支撐我前進的是唯一的念頭——回終點。

我想看見，這個跑完初馬的自己。

「天啊！寶姊、Pamela，你們真的跑完了，我好感動喔！」Grace 在終點好好用力抱著我與阿寶。同為雙子座的好姊妹，情感豐富讓人以為跑完初馬的是她。她參加半馬組，好加在，前半馬有她為我們開路與配速，讓阿寶省下力氣，得以在後半馬單獨帶我。我們三人分道時，她說會在終點迎接我們。

瘋狂的情緒無限擴張，我什麼都說不出來。流下的眼淚、顫抖的身體，是我的語言。此時，我只能擁抱，擁抱這些出現在我人生第一個馬拉松裡的人。這些陪跑員無條件地為我付出，只希望陪著我完成目標。

「沒事了 Pamela，你完成了！你很棒！」Alan 輕輕柔柔地拍著我，那樣的溫柔是一種細細地呵護，承接著我控制不了的淚水。

這一瞬間，我發現，痛，原來過去了。

淚眼模糊記憶裡，我看見了那一個寂靜至極的夜裡，雙手緊握戒指，淚流滿面，悲傷地無法自己的我。於是，順著眼淚的軌跡，我回到了那一個深夜，找到了哭

泣的自己。站在這個自己面前說著：

「我是 2017 年的你。我從未來回來找你，想告訴你：謝謝你願意前進，即使那麼痛苦。總算，一切都已經過去了，你相信嗎？金門這戰地有歷史留下的傷痛，但你咬著牙經過好多事，在這裡，你完成了人生的第一個馬拉松啊！你的身旁環繞著愛你、願意幫助你的人，你過得很好，有著滿滿的幸福！」

那個哭泣的我，不敢相信地看著這個 2017 年充滿自信、美麗的自己，然後破涕為笑！

那個夜，破曉了！

2017 年，金門，初馬完成。終於，好不容易，再度成就了我一個人的海闊天空。